

# 葉德輝談譜殺身

林 斌

## 老婆不借書不借

中共竊據大陸、血淵骨嶽。倘使追溯其殺害文化人的歷史、湖南葉德輝，恐怕應算是慘被開刀的第一人吧。

葉德輝，字煥彬，別號邵園，湘潭人，面麻，湖南人大率以「葉大麻子」呼之而不名。他是清光緒年間進士，曾官吏部文選司主事，但以不甘郎署趨踰，很早就從「冠蓋京華」中脫身出來，回到了自己的故鄉，築室於蘇家巷之怡園。廣羅羣籍，藏書甚富，而於清代人物之著作，蒐集尤為完備。平日將所有藏書之善本，以思古人室為名閉置一樓，不輕以示人，亦不肯出借，嘗書一字條貼於書櫥：「老婆不借，書不借」。又題一紙條貼於客廳：「鴉片不吃，麪不吃」。以此四事曾自鐫一章曰：「四不朽人」。可想見其詭僻之一斑。

葉氏治學，夙稱博覽強記，而他一生最成就的，當推目錄校勘學和音韻訓詁學方面的造詣最

深、前者如發刊於清宣統三年的：「書林清話」、「書林餘話」，詳歷代出版的流變，書商的特徵，書林的掌故，官私刻版以及各種版式的鑒別，是我國第一部研究版本的專著，久矣為版本學的威權之作；（見昌彼得：「我國版本學上的幾個有待研究課題」一文，載五十五年秋季書目季刊創刊號）後者如「讀若字考」、「同聲假借字考」、「說文籀文考證」，都是他著述中最得意收穫。

有清一代自乾嘉開始以來，考據之學久為學術界的中心；清孫從添藏書記要說：「夫藏書而不知鑒別，猶警之辨色，聾之聽音。雖其心未嘗不好，而才不足以濟之，徒為有識者所笑，甚無謂也。如某書何朝何地著作？刻於何時？何人翻刻？何人抄錄？何人底本？何人收藏？如何為宋元刻本？刻於南北朝何時何地？如何為宋元精舊鈔本？必須目力精熟，考究確切」。誠如孫氏所說的，要求精確的結論，第一是音韻文學的學問，從真正的認字，纔能讀通古籍，纔能考據載記

的內容。其次即是有關目錄和校勘的學問。然而，校勘一事，首在獲得善本書或最早的本。但是自古以來，士子大抵都很窮乞，無力購置也無緣見最佳的善本，所以清代許多學者，僅以推理旁證工夫來校書，費力多而效果少，建立不起一個科學化的校勘方法出來。民國以後，學者如傅沅叔、張菊生、胡適之、傅孟真諸先生，始從刻工來考訂版刻的時代，鑒賞力比清人又有進步，這是近四五十年事。

在這一點上，葉氏得天獨厚，因為他的父親葉雨村，生前經營湖南兩大特產：鹽和生絲貿易，非常發達，積貲甚鉅，死時分給他弟兄遺產各三十萬兩，這在當時來說，真是一宗龐大的財富。葉氏得到這份財富之後，以高價搜求善本佳槧，不但使他成了擁有藏書三十五萬卷的藏書家，而且造成他在目錄學校勘學方面最具威權的地位。

葉氏讀書，不拘門類，兼以天賦的記憶力特別強，所以他涉獵的學問領域，就非常廣泛。當

時世人稱述湖南的學者，皆曰二王一葉，二王者是王湘綺（闔運）和王益吾（先謙），但論葉的博通羣學，還在湘綺的辭章，先謙的經學之上。

### 鷄公坡與黃興街

葉氏不但愛書成癖，且更精於鑒別古董書畫，他在北京與名流盛伯羲、王懿榮、繆荃孫、柯劭忞等品畫評書，因而眼界更寬，收藏也復不少。傳有湖南巡撫瑞方（甸齋）得了一幅晉顧愷之洛神卷子，特地請他鑒定，甫經開卷，葉氏立即斷的贗品，並且判定是宋人臨摹之作，他的理由是根據石渠隨筆，唐以前畫人所畫的龍都是在地上升步行的，從雲中透露鱗爪的畫法，是宋以後纔有的，這樣精到的見識使衆咸爲折服。

財富固然造成葉氏成爲藏書家，幫助葉氏在版本目錄校勘學上特有成就；但也正因生長富家豪族，自幼席豐履厚，養成富家少爺的稚氣和兀傲個性，故一生中也有離奇詭怪的行止，結果，玩世不恭，自誤之處甚多。

例如他，是自命爲閉戶讀書研究學問的學人，偏喜歡以地方紳耆之資格，出而干預政治，殊不知他那個時代，卻正是中國政治社會掀起大轉變的關頭，他的出身雖具有保守的心理，但生性又愛高談闊論，於維新革命派人，均詆之不遺餘力。其反對康梁之文字，見其「郎園書札」，及蘇與所輯「翼教叢編」。效錄「郎園書札」兩通於後，以見其文字與思想。

與劉先瑞黃郁文書云：「超回邁賜之名，遍於吳楚；公羊孟子之教，橫於湖湘；蒙馬以虎皮

，沐猴而冠帶，中無所有，徒竊其聲音笑貌以欺煽三尺之童子，而乃誇大其詞曰，異日出任時艱，皆學堂十六齡之童子，顏之厚矣，得非喪心之尤乎？且夫西人之勝我者輪船也，槍砲也，製造也，非回也，賜也，公羊也，孟子也，所學非所用，夫子自道也。」

又與戴校官書云：「康有爲何足言學，一二徒黨攀援朝貴，鑿鼓無學之人。其以結之寓上海者，恆稱同師爲孔墨合爲一人，有人言孔者孔方兄，墨者墨西哥，聞者無不笑之。迹其生平，無一日一時不奔走呼號於天下，既不容於鄉里，又不齒於京師，其流毒吾湘受之，此則鄙人所必爭，而不僅在於學術矣。」上兩書均寫於戊戌以前，即爲排斥康梁而發也。

民國元年十月，黃克強回湘，湘人爲紀念此革命元勳，當時大家主張，易長沙一繁盛市街之名「坡子街」者爲「黃興街」，小西門爲「黃興門」（左舜生：中國近代史話初集誤爲小英門），葉氏獨違衆議，爲文反對甚力，他搬出坡子街名原來的出典，並且大罵道：「長沙街名只有一鷄公坡」、「鴨婆橋」、從來不聞以人名名街者」。翌日，某報竟發現「黃興街記」之遊戲文章，內載：「蓋聞○○有井，鷄公有坡，烏龜有○○，而黃興亦有街焉。」下註：「續稿未到」四字。此公的固陋當屬可矣，但也終於因此招怨。辛亥湖南獨立，唐才常之子唐麟（前數年病逝香港九龍），在都督府軍政部任職，以葉平日反對革命，且聞與其父之被害有關，首拘捕之，擬置之死地，後幸徑章太炎（炳麟）致電當局力保，且

日葉爲讀書種子，始得省釋，他也因此黯然離湘，度其浪遊生活。

### 畜生雜種送了終

民國二年，革命勢力中挫，他重返長沙。湖南督軍湯壽潛（世稱湯屠戶）憑藉袁世凱威力，大肆殺戮革命黨人，他迫於正義，遂聯絡地方士紳，向北京政府歷數湯督的罪惡，陳請中央馳湯救湘。該文在北京湘人薛大可（子奇）所辦的些細些報上發表，湯大爲震怒，立派大兵包圍葉宅，要槍斃他，在此生死關頭，據說葉氏竟嚇得跨入床下，以後由他的日本弟子設法，護送逃亡，不料行至京漢線某火車站，終遭逮捕，這時候，長沙第一大紳熊希齡立電北京的總統黎元洪要他迅飭湯督釋放，其餘他的朋友如王闔運、徐世昌、柯劭忞等也爲之營救，甚至向來爲葉氏論敵的梁任公（啓超）也發電力保。此固梁氏爲人的襟懷闊遠，也足見他反湯的動機頗爲大眾所同情的緣故。

民五袁世凱稱帝，葉氏因袁曾救過他一命，這時附和他的一班湖南方面的羣小即向葉氏包圍，就拿前年袁氏這一宗恩典，慫恿他領銜勸進，響應改制。葉氏這一個向來反對維新也反對革命的書生，便爲這一番巧言令色所動，作起鑄安會的長沙分會的會長，竟犯了一個爲天下人所不韙的大錯誤，令人有「卿本佳人，奈何作賊？」的感慨！

袁氏失敗後，葉爲清議所不容，從此遨遊瀛漢，以收羅版本，批校羣書爲樂；葉氏精力過人

，又性喜漁色，其晚年在上海，猶偕其弟子曹某同往宿娼，曹且因此染有惡疾，曹某曾親舉以告人者，當可確信。其長沙居室中懸有仇十洲畫一幅，羅帳低垂，榻前置男女鞋各一，一小貓躑躅帳外，圓目凝注，舉爪攪帳，使人會心於意外。再葉氏藏書中也印有黃帝素女經者，足徵其好尚之所在也。

民國十年，葉年已在六十左右，仍意氣甚豪，談鋒甚健，批評時政，臧否人物，終席娓娓不倦，葉曾謂：「清末有四人同講公羊，王壬老（閻運）講公羊，廖平子（平）講公羊，康有為講公羊，我也講公羊，但我們各有各的公羊，內容



康梁的死對頭，反共的急先鋒，玩世召禍的湖南名士  
葉德輝。

絕不一樣！」又云：「戊戌後，我在湖北任存古學堂總教習，一日，張香帥（之洞）在「抱冰堂」宴客，我在座。香帥於康梁初不甚拒，且於康所發起之強學會略有資助，維新失敗後，張乃多方洗刷，力證其與康梁無關。時梁啓超亡命日本，於「清議報」發表與張之萬言長書，於大阿哥一案對張攻擊無所不至。我一切裝作不知，乃故意向張大開玩笑：「香帥，你這個「抱冰堂」與「飲冰室」有多少關係呢？張乃連聲答曰：「我的在前」。」突梯滑稽，其富於幽默如此。

到了民國十六年，國民革命的浪潮重起時，這一位博學而又不通時務的學者，又因作了一付惡諷的聯語，而喪失了性命。

葉氏的被殺是在年（民十六）的三月，當時共產黨徒潛匿在革命陣營裏，湖南長沙共黨猖獗，紛紛在各處製造暴動；長沙農民協會便盡為彼輩所操縱，經常在教育會坪召開農民大會，橫行閭里，魚肉平民，真是烏煙瘴氣，天日為昏。葉氏目擊心傷，抱着悲天憫人的心腸，趁着詼諧的習性，作了一付鳳頂格的聯語，悄悄地去貼在農會的門口。聯為：

「農運宏開，稻梁菽，黍稷，盡皆雜種；

會場廣闊，馬牛羊，鷄犬豕，都是畜生。」橫額為「斌卡尖傀」四字。聯語的結尾，「雜種」、「畜生」兩皆長沙最流行之罵人語。當時湖南省農會主席為易禮容，工會主席為郭亮，聞悉該聯，便率同暴徒，包圍葉氏怡園，將葉氏擁至教育會坪，召開所謂鬪爭大會。但葉氏卻不為威屈，仍指易，郭兩人大罵，謂：「國民黨有復興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，共產黨是殺人放火的狐羣狗黨。狼豺當道，我今不死，還有何待？」於是暴徒們極力阻其繼續說話，大家喊殺，隨即臺下預伏之徒子徒孫，發生狂叫，舉手喊殺，後列民衆，莫知究竟，亦相率舉手，葉氏遂被綑縛遊街，繼擁遊至司門口時，便被亂槍擊斃。一代通儒亦三老人，終遭要害了。

吳瞿安（梅）「霜匪詩錄」有哀葉五律兩首，頗能狀葉之生平，錄之以結束本文。詩云：「目空天下士，為我偶重青，豈意一朝別，南天見落星。詼諧得奇禍，刑辟失常經，安得中郎筆，重書有道銘。」  
「大名垂四海，小隱寄三吳，曾造通儒第，如披博古圖。奇文蒐紫簡，餘技事丹爐，竟殺讀書種，天高何處呼。」

林斌先生：請示最近通訊處以便寄奉稿酬。

編者